

## 爱的超越性--古约翰 (Goforth)

古约翰于2/10/1859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不离蓝登市不远的一个农场里。他的祖父是英国人,父亲名叫方济,母亲生了十个儿子,一个女儿,古约翰是第七个孩子。十八岁时听卡默生牧师讲道时得救,之后读罗拔脱穆瑞马克西炎的传记得帮助。马克西炎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拯救神的选民犹太人,马克西炎的见证深深地感动了古约翰。他决心要将他的一生奉献在传道的事业上,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后来马偕医生从台湾到加拿大讲道,他两年来在加拿大各地来回奔跑,鼓励青年人去台湾帮他的忙,可是却一点效果也没有。马偕感叹地说:「看起来没有一个人见到这个异象,于是我只好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回去了。我已经老了,没有多久,我这副老骨头,将被埋葬在台湾的山边。最令我痛心的就是,没有一个青年人肯接受呼召,前来承继我所开创的工作。」从那时起,古约翰立志要到国外去开荒布道。

古约翰在诺克司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走到大学南边的一个贫民区里叩门传福音,后来也到监狱向囚犯传道。他在贫民区工作了两年,是跟「威廉街头布道协会」合作的。后来又加入了「多伦多布道协会」,这是一个凭信心的机构,不能够给古约翰一份固定的薪水,所以他的收入也就很不稳定。有的时候甚至连一张邮票都买不起。可是他在这布道协会里工作了四年,有很多机会来见证神是信实的,答应他的祈求,供给他一切的需要。有一个夏天,古约翰一共探访了九百六十户人家。亨利维尔礼拜堂的一个牧师说,在那一段期间,古约翰每个星期天除了讲三次道以外,至少要步行十六到十八英哩的路程,这些都是神预备他去中国传道前的严格训练。

古约翰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名叫夏洛蒂马可丽,他们非常要好,本来可以成为一对佳偶的。可是由于教会与教会之间,门户之见太深。马可丽小姐是属于浸信会的,而古约翰是长老会的。在马可丽小姐看来,这是一道无法拆除的障碍,将他们俩隔开,难以结合在一起。后来古约翰去中国没有多久,马可丽小姐也去印度传道。她在那里共有二十八年,最后就死在印度。

但是神却为古约翰预备了一位最适合他的终生伴侣。罗瑟琳是出生在英国伦敦附近的康新登公园,三岁时和她父母一同迁来加拿大的满地可。十二岁听到布道家阿弗雷桑汉讲道后决志。后来在「湖滨圣经研讨大会」认识古约翰。古约翰后来向她开口:「你愿意和我结合在一起,去中国传道吗?」罗瑟琳毫不犹豫地回答:「好。」过了几天,古约翰又问她:「你能不能答应我,把主和主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甚至于在你之上?」罗瑟琳心里面稍微楞了一下,但是却马上回答说:「我愿意。」这个回答,是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的。过了几天,她的应许马上就要兑现了,也就是罗瑟琳所遭受到的初次考验。古约翰对她说:「如果我不能够送你一枚订婚戒子,妳在意不在意?」然后他就说出他的理由,他想将一批中文书籍和小册子带到中国去分送,钱都用在运费上面。罗瑟琳那戒子的美梦也就粉碎了,这是她所接受到的第一步考验。她在多伦多市区东面的贫民窟里,一共工作了两年,专门对那些妇女布道,得到不少宝贵的经验。那时候,她下了决心,完全放弃她艺术方面的工作,愿意和她未来的夫婿终生事奉主到底。

一八八七年的六月,二十八岁的古约翰和另外一位史密斯博士被长老会全国教联会差派一起去中国。同年的十月古约翰按立为牧师。十月二十五日,他便和罗瑟琳在诺克司礼拜堂举行婚礼,由他们所敬爱的巴森牧师主持。一八八八年一月在他们送别会中,古约翰听到一个最动人的宣教士故事,对他日后的宣道工作深具影响。有一对青年夫妇去非洲传道,当时的非洲被称为白种人的坟墓,因为有不少白人宣教士都病死在那个地方。他们临走的时候,对自己教会的人说:「我们都感觉到是进入一个无底坑里去,但是我们甘愿冒这个险,只要你们国内的信徒肯以祷告来托住我们。」过了两年,宣教士的妻子和孩子都患病死了,他自己也染上了绝症,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于是他急急忙忙赶回国,在教会周三的祷告会中,坐在最末尾的一排,祷告

会完了,他就跑上前去说:「我是你们的宣教士。我的妻子和孩子现在都埋葬在非洲,我回来家乡不久也要死的。今天晚上,我听见你们

祷告,却忘记你们在海外的宣道工作。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工作会那么失败,乃是因为你们没有在祷告上托住我们宣教的事工。」

当他们开始在中国传道时立刻遭受巨大的攻击,他们所租的第一栋房子失火,才刚到山东烟台,所有的财物就烧光了。眼看着他们许多结婚礼物和画像—其中有一张是罗瑟琳的父亲从镜子里对着她画的—以及其它很多珍贵的东西,全都付之一炬。事后古约翰安慰他的妻子说:「亲爱的,不要难过,这些只不过是身外之物。」古约翰仍然满有信心,努力学中文。至于罗瑟琳,她也认为她所珍爱的那些艺术品既然都被火烧掉了,她也不会再手扶着犁向后看,而专心负起这个责任,去拯救那些中国妇女的灵魂。

撒但对传道人的攻击总是非常猛烈的,住烟台学中文的那九个月,「内地会」一位很优秀的教师,诺利时,在七月初为了救几个男孩,被疯狗咬伤了手,一个月后就死了。八月有一位浸信会的宣教士死于霍乱,古约翰的另一位宣教士朋友郭比特的妻子也死于这个瘟疫。一八八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中午,古约翰的独身女儿葛珠因随他们外出到临清时患上痢疾而夭折了。布道所里的人,眼看小葛珠活生生的外出,死着回来,个个都悲痛欲绝。一八九八年的夏初,他们的小女儿格蕾丝因恶性疟疾,拖了约一年之久,最后安静地被抱在父亲的手上,抬起头来甜甜的一笑,然后闭上眼睛,没有经过挣扎就与世长辞了。

1900年的冬天,正是拳匪作乱的高峰,慈禧太后传旨给开封的知府,杀尽所有在河南省境内的外国人。古约翰夫妇和五个孩子和另一些宣教士,往中国南方撤退,一路上曾有12次被暴徒包围,古约翰头被打伤,几乎快要丧命,匪乱平息后,古约翰立即又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河南省。虽然古约翰的性命几乎断送在中国,可是他一点都不怨恨中国人。他很清楚知道,中国人之所以痛恨外国人,是由于列强侵略中国的后果。福音迅速扩展,古约翰除了四处劳苦传道,也面临支持教会经济的挑战。神信实地供应他们和同工们生活上的需要。一九三三年的年初,他们的工作发展得很快,并朝着自立的目标迈进。一九三二年共有四百七十二个成年人受洗,信徒在金钱上的奉献是四千三百一十二块钱。每一个中心,古约翰去访问的时候,发现那边属灵气氛都很高。一九三三年七百七十八个成年人受洗,金钱奉献八千二百八十五块钱。一九三四年九百六十六个成年人受洗,信徒在金钱上的奉献达到一万四千六十六块钱。

古约翰一生的年月,除了得救以前的那段日子外,其它没有一刻是为自己活的。他很少休息,一天到晚马不停蹄的在外面奔走,忙着布道和领奋兴会。他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在中国东北一带开荒布道。最后两个眼睛全瞎了,告老还乡。回到加拿大也未曾休息,一直工作到死。古约翰最后的讲道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讲题是:「圣灵之火如何在韩国焚烧。」当晚很迟才就寝,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罗瑟琳发现她的丈夫已经悄悄的回到他的主那里去了。古约翰的丧礼是在诺克司教会举行,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十日。他的棺木前面布满了鲜花,有数不清的人前来参加,对这位忠心为主的仆人作最后的致敬。差会的主席威尔生博士在丧礼中讲道,根据旧约指出那合神心意的大卫,服事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教联会国外宣道部的秘书,阿姆斯特朗博士也在致词上说:「今天是古约翰加冕的日子!」

古约翰和罗瑟琳有四个儿女是病死并埋葬在中国的。他可以算得上是最彻底的奉献,他把一切都摆上了。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中国内地一带生活落后,环境卫生不良,冬冷夏热,交通不便,加上拳匪之乱,民众排外,使他吃尽了苦头。但是他从不抱怨,终于在河南北部和东三省一带把福音传开。今天,我们正需要像古约翰这样的人被主所兴起,将福音传遍天下。